

1.

他不畫記憶中的故鄉，只畫眼前的風景。

只有風景，他要他繪下的畫面，沒有一點自己的影子。切記，不要留下任何一點亞洲人的痕跡，不為任何異國情調服務。為此他認真學習西畫技法，將色彩覆蓋在畫布上，連顏色都是西方的。

繪畫允許他得以塗抹掉身份，覆蓋身世。如果他始終是在這廣大的邊陲之地的孤獨亞洲面孔，一切的互動中皆不能避免對方閃現的窺視眼神，那麼，畫畫這件事，可以坦開他的目光。讓想看的人看，盡情地看我眼中所見，沒有任何秘密。繪畫無聲，無字，無時間，他不讓記憶如此輕易展示在畫布上。他的畫裡沒有意圖，沒有主題，只有看，只有感受，只有他所融入的風景。他偏愛鄉間的風景，平原、山丘、樹、太陽，偶爾有些鄉間小屋。他拒絕畫下任何都市的風景，任何現代化的痕跡。他的畫裡沒有人。

他如此純粹畫眼前所見，甘願在這異鄉的異鄉裡，既不看向家鄉安南，亦不理會將他放逐到到此的法國。既然曾有的抵抗失敗，成為一無所有之人，順從命運，成為唯一的要緊事。因為他清知道，當他被臣子背叛，意欲以祖傳寶劍以死明志，手上的劍卻被輕易奪下，成為一名俘虜，交給了法國。早在抵達阿爾及利亞之前，在沒死成的那一刻，他已經遭受生命的放逐。他將不再與自己的過往有任何的聯繫。意思是，他從一位從出生起就注定承擔王朝命運之人，成為了一位全新的人。因此，他已經成為這世界上命運最為獨特之人。因此，他暗自決定。任何屈辱之前，他都不會尋短，而是盡可能的活下去，既然已不再是尊貴之身，輕易的死亡只會證明其卑微。

在現實裡他被放逐，在藝術裡他則自我放逐。這是一位被放逐的皇帝，一點點關於尊嚴的堅持。他以畫作，沈默地告訴世界：我並不眷戀。

他的畫作中，唯一的亞洲記號，是他的簽名，兩個中國字：「子春」。他們認為這意指「春天之子」。他沒有說，這名字來自於他讀過唐傳奇的一則故事〈杜子春〉。

那位杜子春曾經坐擁家財萬貫，卻恣意花費，直到一位老者點醒他，才看破物慾。老者指引他成仙之道，惟須謹守一事：沉默，無論遇上任何幻象考驗，皆不可出聲。通過各種肉刑折磨的杜子春，卻在化為女子之後，見親身之子在眼前被人摔死時，痛哭失聲而錯失了煉出仙丹的機會。

「甚勿語」，他謹記，「安心莫懼，終無所苦。」

他給自己的考驗，是可以談論各種事，唯獨不以任何的方式，透露出他離鄉背井的痛苦，尤其以故鄉的語言。如此，像是以一種秘密的方式，可以將眼前的現實，化為一種幻影，只要不以語言承認它。

2.

當他的家鄉，面對著新的保護國（法國人說：你們只能接受我們的保護，而不是清國人的）而不知未來在何方時，他已在法國人徹底的保護下，學習當一位西方人。

他學習法語，交法國朋友，他學會所有法國的時髦事。他跳舞、打獵、打網球、游泳、騎單車、攝影、喝紅酒。他得以不因特殊身份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，像是徹頭徹尾的一位貴族。不無諷刺：私底下，大家叫他「王子（prince）」。每當這種時候，他只是輕輕帶過，像後來照片裡顯示的，他一抹淡淡地笑，連眼眉都彎著。

他還是有點寂寞，儘管他不會跟任何人說。他成功的融入上層階級，意味著他與當地人有段距離。他在內心底，反而覺得當地人更為親近，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，相近於他的命運。他暗自寬慰，法國的殖民總督最終將他安放在另一個殖民地，而非法國本土，是對他最為友善的安排。如果有更多的機會與他們接觸更好。不過至少，他們享有相同的風景。這是他選擇風景畫的另一個原因，透過這樣的方式，他們可以平等。因為平等，他感覺自己並不那麼孤獨。

他不談論自己，但他卻十分慷慨地，承接了所有法國人好奇的眼光，尤其上層階級對於東方的綺麗幻想。意思是，他清楚這些貴族們、文人雅士們想在他身上窺看的意圖，想借用他的形象餵養異國情調，而他不排斥亦不配合。

毋寧說，他選擇將自己打磨成鏡，映照這些人心中想看到的事物。讓事物的影像停留在表面，這是隱藏心事最好的方式。

3.

譬如教他雕塑的羅丹，總是不斷跟他形容受到日本春宮影響有多深，想要探問他關於東方女人的身體的柔軟，或是她們在愛慾之中的扭動與表現，想連皮膚上的毛孔的分佈都知道。他從來只是聽而不說，反倒是這樣的無語，讓羅丹連夢中都出現各種亞洲的裸身，如同地獄一般纏著自己。羅丹為了解除這甜美的惡夢，更為迫切希望他能多聊一些關於故鄉的人的姿態。或者嘗試著從他的作品當中窺看他的內心，看見他心靈的景象。無奈的，他雕塑出的作品，好歸好，卻比他的繪畫更缺乏異國情調。直到羅丹急了，逼問他到底在創作的過程中看見了什麼。

他則回答：「什麼都沒有，石頭就只是石頭。」

羅丹問：「那你雕出的人像，除了我教你的以外，是依據什麼原則。」

他想了一下，回答：「沒有的部分。我把我記憶的，家鄉人的肌理、姿態、骨架、動作，全部去除了。」

羅丹看著他的作品中的闕如之處，一瞬間懂了自己本來就該懂的道理。

「你不必在跟我學了。」

「謝謝你的教導。」

但他們彼此知道，儘管技術都學成了，他最終仍寧願當個風景畫家。

4.

或是那位羅帝（Pierre Loti），就曾在無數的夜晚，酒醉之後，反覆對他訴說的菊夫人（Madame Chrysanthème）的故事，她的如珍珠柔白的皮膚，如夜裡的海潮般溫順，與她如夜的神秘。那時他的法文還未能完全理解，但他始終掛著一個理解的微笑傾聽。實際上他意外地明白，羅帝與「菊さん」，那份愛情，僅在於他們之間的短暫。只因短暫，這名女子傾其所能的愛他，奉獻了全部，而羅帝卻不能明白為何能為注定無法長久的婚姻，如此義無反顧。羅帝猜想在他離去後菊夫人的哀傷會有多深，他只是輕輕搖頭，用一撇微笑抹消了這個猜測。

（當然他不會知道，這個故事的原型，後來一再改寫，有一個版本成了《西貢小姐》，背景則落在他的家園更巨大的不幸上面。倘若他知道，他或許也只是淡淡地笑，並非否定或肯定，只是一種表示：這與我無關，至少與我的記憶與情感無關。）

5.

阿爾及利亞的總督見到流放的皇帝願意學法語，融入各種社交生活，且並無反抗之意後，煩惱起另一個問題：他的伴侶。

一開始總督與其他的法國官員猜測，他若是想成家，應該會想娶家鄉的女子。如此，他的血脈才能純粹的流傳下去。善待這位放逐的帝王，無論如何對於治理都是有利的。

阿爾及利亞總督與印度支那總督達成協議，倘若能答應不再回去印度支那，他們可以讓安南的貴族女子前來這裡與他通婚，並保證他們的子嗣將來有權利可以用平民的身份回歸故土。

他則從未答應，直到有天，他對人宣告已與一名年輕女子締結婚約。她是阿爾及利亞的法官之女，名為瑪賽爾，一位為他的風度吸引，喜歡與他談話，卻不會對東方有任何嚮往的女子。

瑪賽爾是天主教徒，他沒受洗，但願意配合。作為一個流放的帝王，他娶了法國女子，並在教堂結婚，接受整座城市的注目與祝福。

他始終彬彬有禮的微笑，跟新婚的妻子勾著手走下車，在他並不信仰的神面前，許下婚姻的誓言。

誓言：一種身份，往後將以另一種姿態生活。他在異國的神面前，把自己託付出去。

他沒有說的是，他記憶中最關鍵的立誓時刻，就是登基之時。他在勤政殿接受了玉璽，在眾人的護送下前往祖宗廟，祭祀祖先告知。文武百官於太和殿朝拜。年號咸宜。然而這麼大的排場，對祖宗立下的誓言，僅持續短短一年，爾後又遭屬下背叛。

關於婚姻的企盼，他只希望白頭偕老，至死不離。既然遭流放，他的願望就是再也不離開這流放之地，直到入土。對他來說，若出生之地無法選擇，至少能夠自行決定葬在哪裡。

他在甚至為數眾多的法國人的注目下完成婚禮。

他沒有說的是，他的妻子出生之後一個月，恰好是他即位的時刻。那改變他人生的一年，如今有個同年出生的女子來改變他的人生。

他預想著：他們的子嗣將是徹頭徹尾的法國人，在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上成長，並徹底遺忘帝王的家世。這是他所盼望的未來：在此終老，斷絕任何回歸的希望。

這是他選擇的另一種遺忘。他不願娶故鄉的女子，尤其皇室血統者，自願斷絕血脈。他以他有限的西方生物學的知識，想像自己的孩子，只有一半是安南人，加上文化與語言的洗禮，飲食與習慣的薰陶，更加像個法國人。然後再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他的血緣將越來越淡。這樣，他才真的算是徹底的放逐。

這是他的幸福的後半生，不抱希望，是他真正自由的原因。餘生，他只需要融入在這異鄉的風景即可。

6.

曾經有個法國記者在凡爾賽宮遇見了他。

當時法國政府招待新婚他們入住凡爾賽宮附近，作為蜜月之旅。他得以在整個凡爾賽宮任意活動，包括在遊客離開後，可以在王的房間與王后的房間活動。還特地一連三天在宮殿的歌劇院上演了戲劇，並在鏡廳舉行舞會。他相當擅長跳舞，讓許多的上流階層的女子著迷不已。她們私底下交流著，說如果這位越南王子假如有意，可以有好幾個情人。

第三天晚上，睡前，瑪賽爾問他，感覺如何呢？他看著窗外像是圖畫又像謎題般的花園，只說了一個字：「Oubli（遺忘）。」

瑪賽爾知道，他可以說一連串完整的法語對答如流。但只有在說真正想說的事情時，他會用上單字。這些單字都是存在的，經常可見的字，但在他口中像是從來不曾被人說出來過，像是語言剛被發明出來。

一名法國記者在休假旅行時，意外在花園的人群中注意到他。記者問警衛這位中國人是誰，為何周圍有人服侍，是否是招待的官員。警衛說：「他曾經是位皇帝，來自印度支那。」記者想了一陣，才猜出他的身份。

記者相當輕鬆的在他散步時，接近了他，而他相當親切的願意回答記者任何問題。奇怪的是，記者準備了不少問題，想要寫成一則詳盡的報導：「當流亡的印度支那皇帝在凡爾賽宮散步」。然而貼身陪伴的兩個白天後，他卻什麼問題也說不出來。直到他們散步一輪又一輪，回到了鏡廳，兩人坐下歇腳時，記者終於將視線移開，看著他在鏡像中的模樣，才看見他臉上的哀傷。記者想，他比鏡廳所有的鏡子更像面鏡子，想要探知其心事者，看到的只是自己內心的幻影。這幻影又往往在重新接觸他的眼神之時破碎成光影。或是這樣一句話：

「我的祖先，當初與你們簽約，就是在這裡吧？」

記者才想起近日一掃而過的資料：1784年，阮福映流亡暹羅，派其子阮福景與傳教士百多祿前往法國求援，以割讓峴港為代價，出兵幫助阮福映奪回政權。當時的《1787凡爾賽條約（Traité de Versailles de 1787）》簽訂後，因為財政問題，並沒有實質派兵相助。後來，阮福映仍靠著自己的力量成立了阮王朝，也就是眼前這個流亡皇帝的開朝帝王，而幾年後法國發生了大革命，簽訂條約的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。百年後，法國海軍打贏了清國，正式全面地掌握了印度支那，並將眼前這位咸宜帝阮福明流放到了阿爾及利亞。

記者在他身上看見了歷史，也在他的眼神當中，見到了歷史的虛無。這虛無不僅是過去，也會是未來。如果這名年輕的記者能看見將來，會驚訝的發現，再過十年，歐洲會捲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，而他會在戰場上輕易地被砲彈炸飛手腳，失去了下巴，三天後才過世。而這場戰役，是他們這些歐洲人，在過往的一個世紀，相信某種歷史進程，以至於殖民也是正當之事，必須與各個強權海外爭地，最後導致的結果。

也許他早已有了預感，但他無人可說。

記者唯一正式的問題，是在這時提出的。夕陽的斜照，透過窗戶，將他背著光，輪廓彷彿剪影。記者好像在這姿態中，隱隱地被什麼打動而恍惚地問：「你還有希望嗎？」

他以世界上最輕的口氣，比死者臨終呼吸還微弱的氣口說：「Rien（毫無）。」

7.

他的餘生是幸福的。瑪賽爾與他所生的一男一女皆像個王子公主般，除了高貴的氣息外，也帶有某種遙遠的神秘感。他沒有告訴子女自己的身世，沒讓他們與父親的故土聯繫。但他們總隱隱知道，他們保守某種祕密：他們能在父親的風景畫中，看見他們從未曾到過的父親的家鄉。那些都藏在畫裡，不在深處，而在最表面之處，在那些顏料，在那些筆觸中。

他漸漸給人淡忘，在阿爾及利亞，在法國，也在印度支那。要直到他的故土改回當初清國冊封的國號越南後，他才被重新記起，成為了英雄，但他當然不會在意這些。

他過世於1944年，再過幾個月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翌年，越南宣布獨立，擺脫了殖民的統治。

或許他的人生注定是某種歷史的尺度。法國全面殖民始於他的流亡，止於他的死亡。這整段期間，他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。可以說法國的印度支那殖民史，是建基在他的缺席之上的。

8.

他們以天主教的方式，在教堂舉行追思，所有的人僅持著安靜無語。不知為何離開之時，心中一點鬱悶的氣息都沒有。或許他無論生前或死後，都是這世界上最能化解鬱悶的人。

據說，他不曾對妻子與兒女說過任何一句越南文，除了臨終之時。

「Tạm biệt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他就離開了。

暫別。這亦是他離開故土前，對著家鄉講的最後一句話。